

未完的旅程

叶雨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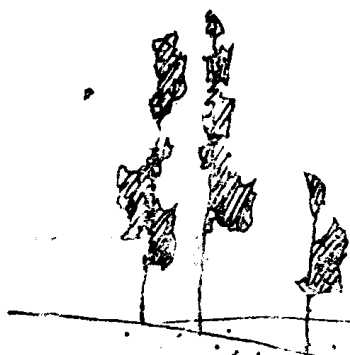




2 039 1211 4

未完的旅程

叶雨蒙



文化艺术出版社



2 039 1211 4

未完的旅程

叶雨蒙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纺织印刷厂排版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¹/₄·字数254,000插页2

1984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79,000册

书号10228·063 定价1.15元

GPN 56104

这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小说。为了创作上的需要，书中借用了某些真实的材料。请读者勿认为现实生活中与这些真实材料有关的人便是小说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并依次类推……

——作者声明

序 言

徐 怀 中

我同叶雨蒙同志在一起工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未完的旅程》，很乐意写一点感想，向读者介绍这本书。

我读书太少，表现当前部队生活这样的长篇似乎还不多见，又是以描写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的，就更为难能可贵。要知道，这是人们视为畏途的一个枯燥乏味的领域，只管你写，有人出版吗？有人看吗？这无异于要在沙漠中寻找一块绿洲，作者相信他一定会找到的。在二十多万字篇幅中，他始终不作惊人之笔，不紧不慢地一味在叙写着非战时部队日常生活。从师机关办公楼，到家属区的几排小平房，从连队荣誉室，到实弹射击场。我们读下去，犹如伴随着叮叮咚咚的驼铃声响，不紧不慢地朝前去。正是在平淡无奇之中，作者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洋溢着军营风情的图画，记录了我军向现代化迈进的足音。这里不只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偏找难写的写，偏要打攻坚战，更主要的是作者对生活具有敏锐的感受和独特的见地，能够透过日常所见所闻的、纷乱繁杂的表面现象，发见其深刻内涵。如果我们说，《未完的旅程》是军事题材创作上一次攻坚的胜利，是一个新的收获，

当不为之过分吧！

师政委李亦农，是书中着墨最多，也是最为丰满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中此类人物，仿佛注定了只能是一位举止庄严的传教士，一位先知。李亦农不同，他对林彪、“四人帮”时期那一套高压式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深有体味，他从不把任何一名干部战士仅仅看作是能够使用武器的工具，仅仅看作是需要他进行说服教育的对象。在他看来，任何一名干部战士，首先是一个同他完全平等的人，是他的一个同志，一个朋友，一个兄弟。这是至关重要的，是他的立足点。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人“说教”，以至是给予严格批评。那言语却饱蕴着感情的水分，真可谓入情入理，不怕不能换取对方以诚相见，向他敞开内心的门窗。对于那种形影不正的人，他则寸步不让，并且总是采取进攻姿态。作者在师、团机关工作多年，对这一层干部太熟悉了，他成功地塑造出李亦农这样一位有着高度原则性，而又可亲可近的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决非偶然。

此外，在作人方面不无疵瑕的几位师、团干部，也都写得真实生动，呼之欲出。如经受过长期战争考验，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污染，变得那样权欲薰心的团长王煜；如拉拉扯扯，四通八达，“能量”甚大的师副政委吴礼银；如深谙“革命的”世故，善于把矛盾上交，遇事躲躲闪闪的师政治部副主任徐有清。这样的各色人等，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活动着，师机关办公楼表面看来一切如常，其实并非如此。作品十分自然而又颇具声色地反映了当前部队新旧交

替和整顿改革中的种种矛盾冲突，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连指导员周西南、战士高满、女护士李姝、女宣传队员王小娜、副连长李援朝等，共同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每个人却又分明有着自己不同性格的棱角。作者写了他的这些同代人，在各自所处环境中体验着应当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对待理想和个人前途。当然，也不曾忽略了记述他们爱情上的烦恼和幸福。说到爱情，早先是禁区，写不得的，现在又未免有些泛滥，似乎倒是要有一点胆略，才勇于在自己作品中不去写爱情。不过平心而论，爱情在人类生活中占有永恒的重要地位，这是一架奇妙的三棱镜，往往透过对待爱情的态度，可以折射出作品中人物或纯洁美好，或不十分美好的、以至是十分丑恶的灵魂。只要不是强加进来的，只要取严肃态度，自会收到应有的正面效果。这一点，《未完的旅程》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

稍觉不够完满的是，作品开头部分，由于在铺展开人物线索，显得节奏缓慢些，一些章节，也显露出匆忙的痕迹，如果花工夫，进一步作些删节修改，会增色许多。虽然如此，对一位青年作者的第一部小说，又如何能苛求在各方面都照应那么周到呢？他是业余写作，只有晚间和节、假日可供利用，这部小说能达到现有水平，已经不易。克服某些不足之处，要期待于他的下一部作品了。

我们期待着。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第一章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师党委全体会议依然持续进行着。在师部小招待所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弥漫着各种牌号的香烟燃烧后混杂在一起的烟雾。李亦农坐在长形会议桌靠中间位置的一张电镀折叠椅上，不时环视着会议桌四周一张张或熟悉、或生疏、或似曾相识的面孔。会议室的空间烟雾很浓，使光线逐渐黯淡了。阵阵烟味不时撩拨着李亦农的烟瘾——他听从医生的劝告，戒烟已经近一年了——可是现在他却又真想抽它一支。这时，坐在李亦农旁边的副政委吴礼银似乎窥出了他的意思，把一支过滤嘴香烟递到李亦农面前：

“来一支抽抽吧？美国烟。”

李亦农接过这支细长的乳白色过滤嘴香烟，看了看上面印的商标，知道这是美国骆驼牌。他记得，解放前这种牌号的香烟在中国市镇的烟摊上随处可见；如今从哪里搞来几包倒成了稀罕。

李亦农随手玩弄着这支烟，并没有点火去抽它——他警告自己不能开戒。也许抽上这么一支，就好比蚁穴溃堤，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年的戒烟成绩便会前功尽弃。况且他也知道，论香烟的味道，还得数中国的名牌——中华、云烟等等，至于什么美国烟、英国烟、古巴烟，那些外国香烟，都

有一股使他不能习惯的怪味儿——据说是放了什么香料。

师党委全体会议从昨天上午开始。两个议题：一是研究政治教育改革问题，二是研究如何落实军区关于训练改革的布置。会议开始前，先由党委副书记、师长孙发扬同志主持宣读了军党委批准的关于由李亦农同志担任师党委书记的决定；而后，会议便由新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李亦农同志主持。

昨天，李亦农先请各团和师直、师后的领导同志向党委汇报了一前一阶段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概况及存在问题；今天上午转入会议讨论；下午拟出决定；现在大家正在对拟定的党委决定发表最后的补充意见。

李亦农随手玩弄着那支香烟，又把它放在鼻孔下嗅着，而眼睛却望着与会人员那一张张被烟雾遮掩变得线条模糊的脸。这时，他的脑子暂时走私了。他想起自己在半个月前，被军政委董其从军教导大队召到军部去谈话的情景。虽然关于李亦农将由军教导队政委调任这个陆军师担任政委的传闻早已有过，但是当他被军政委正式找去谈话，要他立即走马上任的时候，他还是感到有些紧张和不安。尽管这个师还算是李亦农的“老家”——十年前，这个师还没有换防到这座城市时，是驻在环境艰苦的山区。那时候，李亦农在这个师当过几年组织科长。但是，相隔多年，李亦农对师里情况不很熟悉了。特别是军政委董其和他谈话时，告诫他这个师的情况比较复杂，要他小心谨慎，多调查了解情况，在调整师团领导班子之前，把干部队伍状况摸摸准，进行一番思想整

顿——为即将到来的组织整顿打好基础。听了董其政委的交待后，他感到心头有些沉重，他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会遇到些什么坎坷？结局又会如何？他不是算命先生，难以预卜未来；只好象趟河一样，一边探着水的深浅一边迈步。

李亦农走马上任已经十天了，昨天开始的党委会，是他第一次同师党委全体成员会面。这些同志之中，有一些人他早就认识。也有的是从战场的炮火里一起幸存下来的老战友。就是不熟识的人，他在感觉上也并不生疏。也许同是职业军人的缘故吧，李亦农和今天与会的同志们似乎有一种天然形成的亲密感。不过也有个别例外情况。比如师副政委方一民从昨天会议开始，到现在一直一言不发。李亦农注意观察了他几次，发现他脸上有一种近似严肃的冷漠，而且带有一些孤傲。李亦农以前和他不熟，只知道他曾经在总政治部当过几年干事。据说此人政治工作经验很丰富，看问题很深，理论上有一套，因而在机关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当中很有威信。他为什么在会议上一言不发呢？是有意冷淡新上任的政委，对他第一次主持的师党委全体会议采取旁观的姿态？李亦农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也许是有水平的人都会染上缄口不言的深沉的性情吧——李亦农心里笑笑，并不多在意。事实上，自从李亦农到师里上任以来这些天，他时时都被同志们真诚的欢迎、亲热友善和许多主动的接近所包围着。这使他未免感到有些不自在。他刚到师部第二天，晚上师部大礼堂放电影，片名是《巴顿将军》。他因为一件事情耽搁，去晚了些，过了电影开映时间。使他意外的是电影并未开映。

当他在给他留下的位子上坐下后，却见吴礼银副政委走上了舞台——他向礼堂里坐满的指战员们发表了一番欢迎新政委的热情洋溢的致词。紧接着他又带头鼓掌，请李亦农上台讲话。热烈的掌声中，李亦农只得走上讲台。可是讲些什么呢？他在会场人员注目下一边向台上走，一边在脑子里想起了以前读《斯大林全集》——记不清是第几卷了——书中斯大林同志介绍的关于列宁同志的一件事：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按照惯例，“大人物”通常都是在集会时迟到，使人望眼欲穿。可是斯大林第一次见到列宁时的情形截然相反——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在芬兰举行代表会议。列宁比许多代表到的还早些。他躲在角落里，跟最普通的代表正亲切地交谈着。斯大林事后回忆起这件事，十分感慨地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后来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当李亦农站在台上，用温和的声音，不慌不忙地给全场官兵讲完这段故事后，礼堂里静静的，鸦雀无声。接着，李亦农又诚恳地讲道：“我们现在，毫无疑问地也应该学习列宁同志朴质谦虚的品德，可是很不妙——今天晚上我就成了惹人注目的人物……”

李亦农讲到这里时，礼堂里荡起一阵笑声。听得出来，这笑声里显然包含着对新来的政委的原谅。李亦农又接着

说：“利用这个机会我声明：我一非外宾，二非内宾；这个师是我的‘老家’。所以，大家对我既不用欢迎，也不用客气。特别是因为等我而延迟了电影放映时间更不应该……”李亦农还说了几句什么，但是已经被轰然而起的掌声掩盖了……

现在，在师党委全体会议上，李亦农的脑子里又忽然掠过了这一幕情景。一时间，他心中有些不安起来，这和那天晚上看电影的迟到、吴副政委那过于热情的欢迎词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他想到自己上台后，出人意料地讲了那么一段列宁轶事——别人会怎么看呢？会不会说，“瞧这位新来的政委，抓紧时机在群众对他的印象空白上，塑造他自己的高大形象。”“俗话说‘头三脚难踢’，他头一脚就踢对了地方……‘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想到这里，李亦农心中又增加了一些烦躁，不过他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抛在一边——人们都从父母那里公平地被赋予了一个头脑和一张嘴巴，谁要怎么想、怎么说只好由他去。李亦农有他的一定之规：正确的，就理直气壮去做；在人们的各种议论中度过去，让最后的事实来说话。

李亦农把手中玩弄的那支美国骆驼牌香烟扔在桌上，将身子向后仰，靠稳在柔软的椅背上，继续听着与会者的发言。

正在讲话的是王煜，一个老兵团长。他身材高大、肥胖，语音洪亮。此刻，他正在反复强调着士兵训练要达到一兵多能，干部训练要达到一专多能。

“训练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王煜把自己那粗胖的右手从空中向下一劈，不容置疑地强调着，“就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什么是战斗力呢？武器装备固然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但没有人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它，这个重要的因素就等于零。而我们——咳咳……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战士都训练成一兵多能、一专多能的全能手，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武器装备的作用，部队战斗力才能得到大大提高，训练改革才能落到实处，而不是空对空……”

李亦农注意听着王煜的发言。他为王煜那种专注、激动和不容置疑的语气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位老伙计，多少年了，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不甘落后地努力工作着，以期做出成绩。这种工作的好胜心，做为一个领导干部，自然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难道我们需要那种象温吞水一样的工作态度吗？！

待党委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大家各自散去的时候，李亦农笑着和在会议上一直沉默寡言的方一民副政委打招呼道：

“喂，老方呵，你可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呀！哈哈……”

“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方一民停下脚步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是打了离休报告的人啰！”说罢他摇摇头走了。

“怪哉！”李亦农心想，“他五十三四岁的人，又没病没灾的，居然打了离休报告！”

第二章

李亦农的家刚搬到师里没几天，住的是调走的前任师政委的房子。地点在师部家属区北角的一处院落，这里有三排平房供师领导居住，李亦农住的是第三排西边的一套。

冬末时节，天黑得早。他六点半到家时，房间里早已亮起了灯，厨房里传来炊具的碰击声——妻子季芳已经从市报社下班回来了，正在忙着做晚饭。

他先没有惊动妻子，径直走进书房，看到桌上放着几本期刊和一封来信。期刊是他自己订阅的，同时也是给妻子季芳和女儿李婕订的。有《小说月报》、《诗刊》，还有《科学实验》、《旅游》、《天文爱好者》。李亦农很喜欢读这些东西。他常常在读政治理论书籍的间歇，做为一种休息把这些刊物拿来翻阅，从中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活跃思想。

李亦农先把期刊放在一边，拿过桌上那封信看。这是教导队上期一个学员写给他的，信从军教导大队转到这里来。写信的人是一个连队战士，名叫高满，信的大意是说，他被连队送到军教导队受训，是做为干部苗子选来的，可是集训五个月回到连队后，连里根本没有想提拔他的意思。听说以后不能直接从战士当中提拔干部了，提干要提经过军事院校培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做为教导队的政委，最好能给他所在的连队写封信，推荐他进军事院校，因为他在教导

队结业考核中，各项科目都是优秀，只有单兵动作一项是良好……信写得挺长，字很认真工整。看过这封信后，李亦农微微笑了笑，他记得，一个多月前，这个战士曾给他写过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当时李亦农给他复了信，说明提干制度的改革是上级精神，如果他想要进军事院校学习，则需要所在单位推荐，参加统一的文化考试，而这些工作又不是教导队政委所分管的，等等。但是现在这个战士又来信了，看来他是坚决相信教导队政委的威力的——那么他是不是知道，他寄希望的教导队政委，如今已经调到他所在的师里当政委了呢？只不过他的希望也许还会落空，因为这些事情，并不能由政委说了算。

“知道不，儿子回来啦！”季芳出现在书房门口，她腰里还系着围裙。

“朝朝？他人呢？”李亦农把信放在桌上，回头问季芳。

“和小娜出去啦！刚走不一会儿。”季芳显得十分高兴。

“这小子，刚回来就跑了，哪儿是回来探家呀，是回来探对象吧，哼！”他说罢又问，“那小婕呢？”

“她今天上夜班。你不是喜欢清静吗？这回让你清静个够，烧了好几个菜，你一个人吃吧……”季芳说着，听见厨房里高压锅吱吱叫了起来，“呀，糟了！饭糊啦！”连忙转身到厨房去。

晚饭前，季芳刚把炒好的几个菜端上餐桌，王煜突然来了。王煜虽然在下面当团长，但家却在师部，这是因为他的

妻子刘茹平在师医院工作。

王煜进来的时候没有敲门，是径直推开门大步跨进来的，手里还拎着一瓶酒。

“季芳嫂子，我知道你的菜炒好了。嗯，味儿真不错！”王煜把帽子挂在衣架钩上，径直走到餐室去，一边大声嚷着，“好菜一定得有好酒——瞧瞧这是什么酒？！”王煜朝李亦农扬了扬手中的酒瓶，炫耀地，“浠水大曲，号称‘二茅台’！”说着，把酒瓶“咚”一下子放在桌上，才忽然想起后面还有人，连忙扭回头去，“咦！老胡呢？怎么还不进来？老战友啦，还客气什么！”

随着王煜的话音，进来一个人。背有些驼，个儿不高，削瘦；上身穿一件染着斑斑污迹的旧军棉衣，下穿一条制服棉裤，棉裤是黑色的，倒显不出脏到哪里。他进来后，一手摘下扇着两只帽耳的栽绒棉军帽，露出头发杂乱的脑壳。他不住地朝李亦农和季芳点着头，一脸笑意。

“哟，胡玉来！好家伙，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李亦农一见来人，兴奋地几步奔过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忙请他坐下。

四人落座后，季芳打开了王煜带来的那瓶白酒，给王煜和胡玉来一人倒了满满一杯；之后，给李亦农也倒了半杯。李亦农虽然爱喝酒，但是由于近年来身体状况不好，季芳一般都不让他喝；今天由于客人是李亦农抗美援朝时同在一个连队的老战友，季芳才破例给李亦农倒了半杯酒。

今晚上季芳很高兴。虽然儿子和女儿不在身边，但来了

两位客人，又都是李亦农的老战友，而且当年在朝鲜战场，她还曾以记者的身分采访过这三个人。季芳当然能察觉到由于王煜和胡玉来的到来，李亦农心中增添的那种喜悦之情。因此，季芳以主妇和好友的身分，殷勤地频频为客人斟酒、让菜。

季芳问王煜，为什么没有带他妻子一起来。

“不是我不想带她来，恐怕世上只有我最惦记她。”王煜从一只菜盘里用筷子挟了一块焦熘肉，扔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道，“今天她打回个电话来，说正在医院忙着抢救一个重伤号呢！说是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七十六，是什么市木横担厂一个学徒工，送咱们师医院来了，正巧这时老胡来找我，女儿也没回家，谁知道跑哪儿疯去了！我可懒得做饭，又想吃好的，干脆，拉上老胡一块儿到这儿来了！”

李亦农发觉胡玉来讲话不多，担心他因为和自己久不见面，是不是有些拘谨，就一再给他斟酒，给他碟子里挟菜。并关切地询问他这些年来过得怎么样，家庭有什么困难没有。李亦农知道，胡玉来的家在东北辽阳，过去部队驻在东北时，胡玉来到部队来过几次，看望他和王煜。而部队自从移防到华北后，他似乎只是“文化大革命”正热闹的时候来过一次——那时候李亦农正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支左”，没见到他，是以后听王煜说起过的。算来，俩人也有十多年没见面了。

“还是老战友亲哪！一个坑道里吃过炮烟儿，到多会儿也忘不了吃……”胡玉来呷了口酒，眯了眯他那一双扁桃形